

## 稿例

本版歡迎文字或圖像投稿，可電郵至wppcreative@hotmail.com。勿一稿多發（包括網上）。一經刊登，謹奉薄酬。

### 只此一人

作者簡介：作家，廣東人，香港長大和工作，現職傳訊顧問，閒時看看書，寫些小故事。

# 福到

「阿女，你廿九歲了，幾時跟威廉結婚呢？」我問。

「不用啦，現在很好，各自跟爸媽住，放假一起去玩。」阿女在我們溫哥華家那極大的廚房，開動洗碗機，答。花園外面遠處有頭小熊人經過，嗅嗅垃圾桶，想翻東西吃。我們下午燒烤過，小熊人最喜歡蜜糖雞翼的甜香。我起來把門窗關緊。

這番對話，我跟阿仔阿女講過十幾遍了，我沒氣再講了。他們一味想佔家裡便宜，住我們的吃我們的。不過也罷，反正最後，東西都帶不走。

我是怎樣來到這地方的呢？小熊人竟日在山邊走來走去，無聊至極，咬光我種在園子裡、轟轟烈烈出牆的花。女人來了越長越胖，男人來了越縮越瘦。當時過了來，老婆一年變了肥婆，女兒天天長肉，也變了肥妹，只有兒子像我，是排鋼條。

我是怎樣來到這地方的呢？每天開車上班途中，我都問自己一次。我當然知道答案，我是為了找我朝思暮想的舊街坊、美如聖母的瑪利亞而來的！而且很快就給我找到。那是七幾年，多倫多市中心的大街。我們都穿著褲管長得可以掃街的喇叭褲，就那麼遇上。

「你也來了！」有白磁觀音容貌的瑪利亞，獨個兒，揸個麻布袋，開心跟我打招呼。

我說，去對面公園坐，聊聊好嗎，許久不見，你媽媽妹妹都好嗎，這邊有沒有再開店賣涼茶？瑪利亞說，你去那邊買兩個潛艇，我們邊吃邊聊。我在公園那邊長椅等你。

甚麼是潛艇？我不好意思問。走到對面街，看到招牌上的英文sub字，見到出來的人全拿着長形夾肉飽，明白了。我轉身想看看她仍在嗎，要問她吃甚麼口味，沒了影。我突然感覺她已經走了。不過還是買了兩隻潛艇，一手一個，整個公園找遍，最後還是自己啃掉。撐着，難受了好久。

然後我是多倫多CN塔也沒上，大瀑布也沒玩就回來了，因為做花園花籃生意的爸爸突然病倒。爸爸以前說笑講過，人死了，只消用草蓆一包，叫政府來收掉就算。我們當然不會這樣做。爸爸算得上是風光大葬的。我那年剛學滿師，繼承了花店的生意。往生極樂的花籃是我裝的，我的毛筆字吊起來，也很見得人，所以靈堂上大幅祭帳的字，都是我寫的。破地獄那一段，真是有聲有色呵，樓上樓下其他靈堂的人，都來了，擠在門口看熱鬧。如果死的不是爸爸，他會擠在外面看。

不過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我二十歲人還很怕鬼。他常罵，你呀，有鬼用，去殯儀館收番响花園竹架都唔敢，第時點做生意！於是我豁出去給他看，晚晚十二點去殯儀館收竹架。那種地方，總是用猛白的光管，照得臉發灰青。我飛快的工作，又扮牛榮唱，一呀呀葉、輕呀舟呀呀，人呀爾，萬呀重呀呀山，邊告訴自己不要怕，沒甚麼好怕的，反正鬼都知道，我是為他們服務的，然後揣起竹架朝出口急跑。

其實我真沒想過要做這種生意的。瑪利亞甩了

### 短載

## 最後一炷香（下）

寶淨站在原地愣愣地半天沒有說出話來，大殿正中佛像像母親一樣慈祥的俯瞰着下面。寶淨默默地遞過炷香去說：「師父上香吧！」漢子接過香恭敬地朝上拜了兩拜，然後又回過頭瞅了瞅寶淨。寶淨用手指了指漢子前面的香爐，漢子這才笨拙地將香插到了香爐裡。寶淨朝着漢子合掌打了個揖，嘴裡唸了聲佛號。漢子直起腰問：「師父你說我這病佛祖能保佑嗎？」寶淨沒有馬上吱聲沉了一會說：「心誠則靈吧！」漢子一下子顯得有些興奮了，嘴角裡竟撕出了一絲的淡淡的苦笑。

寶淨衝着漢子點了點頭，微合上了二目。漢子這才木訥地起身出了大殿。寶淨就站在大殿裡一直目送着那漢子彷彿快要成紙屑一樣的身影在雪地裡漸漸地淹沒了，剛還有一聲聲咯吱咯吱的碾雪聲，到後來竟只剩下雪後的空響在腦子裡迴盪了。

一見時間真快又是三個月過去，冬天猶猶豫豫的還沒去，春卻隱隱約約的要探出頭來了。天氣還是乍冷，可一縷縷的空氣中竟也有陣陣沁人心脾的融融暖意了。快是晌午了，寺院裡靜靜起來，除去遠處模糊的雞鳴和狗吠，一切彷彿全都靜止。寶淨站在院子裡托了念珠嘴裡喃喃地唸着佛，太陽很遠透過他微閉着的眼皮整個世界彷彿都被染成了黃色。「前面好

我，我很快就結婚，很快有兩個小孩，小孩很快就升中。我想，罷了，我愛花，但還是很怕鬼。人移民我移民，賣盤走，死不再上殯儀館。

我是怎樣來到這地方的呢？現在想這個已沒意義。我想的，是怎樣可以離開這個地方，而且我想再找一次瑪利亞。

開車是不會碰到瑪利亞的。即使碰上，也未必認得。她應該也變了個肥婆。

這就是我上班的地方，車泊在玻璃門外，裡面是兩個小房間：一個錄音室，一個直播室，總共只四人。我負責打雜、譯電訊、管帳和出糧。其他三個，位位是技術員、唱片騎師、評論員和新聞主播混合體。他們每人都有番邦的博士學位，大隱於市呢。我尊稱他仁為西方三博士。

你為甚麼總是撞到人呢？這是西方三博士最近常罵我的話。對不起對不起，我埋頭譯稿，做帳目。做完事才下午三點，我走到後面一小片園圃，打理我種的玫瑰。這幾天，地上忽的開了很多紅黃藍紫的小丑花，搖頭晃腦好可愛。我挨着石階坐下，喝着家裡帶來的濃茶，突然好想繫一個新娘花球，但給誰呢？

抬頭看天，記起粵語片一段說話：天，是藍色的，雲，是白色的，花，就有好多顏色，紅的，黃的，藍的。男主角說得真沒錯，有空的話，要多看看。以前聽到就爆笑的文藝對白，現在覺得，有智慧。

喝完茶，回去看那三博士在幹甚麼。隔着玻璃門聽見他們說，他是不是出毛病了，一天要撞我身上好幾回，樓梯也常踏錯腳。另一個說，我看他近來開車很慢，彎彎曲曲的，以前哪會這樣。第三個加入：不會吧，他譯的外電還可以，寫的字也整齊好看，應該不是眼睛問題。這時我推門進去，三博士就低頭幹活。

過了不久，我就不開車了，告訴老婆我犯偏頭痛，請她送我上下班。大風雪那幾天，多數人不用上班，但電台不能停播。也難為她，早晨四點起來給我煮早餐，五點開車送我進城。一個漸生銀髮的女人，穿著睡褲，蹲在車房，為了我，大寒天給車胎綁上雪鐵鍊。

晚飯後，老婆仔女和男女朋友，圍着客廳大

電視看韓劇。我夜裡不出去，留在房裡，翻玫瑰花的書。有時聽聽CD，但封套上的字太小，找不到想聽的。心裡哼來哼去，又是牛榮的一葉輕舟去，不過現在覺得小曲沒味，只喜歡反線中板那段。反覆的哼，講到他，唉，依舊身羈北塞，唯嘆唯嘆福薄薄、緣呀呀。

然後，我走起運來。接着那個星期，咱們電台突然宣佈裁員，我馬上要求保障權益。我們這邊的電台雖小，公司卻是全國的，有規有矩，不到它亂來。女兒幫我打好一大堆文件，又找到醫生，證明我因工患上弱視，不但不能裁，還要提早退休，有醫療保障，六成支薪到六十歲。之後，政府養。

我自由了！三博士暗中私語。我覺得呢，這是我修來的福。

安頓好老婆和兒女，確保家裡夠錢用，我第一時間飛回香港。女兒開車送我去機場，我心情靚極。女兒給我沖好一壺杞子桂圓茶，帶上飛機。我說安檢很嚴，茶水應該不能帶。那，她說，你在機場先喝掉。選機位的時候，她吩咐地勤小姐，要專派一位空中服務員照應我，上下樓梯要扶住。

女兒很憂心的樣子，要一個人飛這麼久，東京還要轉機，單靠航空公司行嗎。我說太行了，成田機場最多新鮮玩意，不會悶的。

她將我交給地勤小姐，開車走了。女兒納悶，不明白爸媽，一個回去一個留下，為甚麼都各自興奮無比。老婆知道我要回港，馬上找了份超市工作，把頭髮染黑挑紅，修得貼服，買了一堆新衣服，在房間試來試去，不再煲劇，還破天荒要減肥！女兒不明白，我們各自都要找一些東西，而且最好分開找。雖然我不清楚老婆要找甚麼，她也不知道我在找甚麼。上到飛機，服務員帶我去通道邊座位，方便我出入。我堅持要換窗口位。

我前後張看，機艙裡有大片小片顏色，形狀，在晃動。你別說，瑪利亞或者就在這機上，誰知點，繚繞的煙霧裊裊地盤旋在大殿下面灰黑，這兒那兒有片片雪白，是洛磯山脈嗎？即使只看到一個影，也夠了。

把爹為你求福的香燒下去，求佛祖保佑你點吧！」孩子說完這話仰臉看着寶淨，舉着香問：「師父這香怎麼燒啊！」聽着孩子的話，寶淨的心裡瑟瑟的不好受，雪地裡凍的瑟瑟的老人，目光呆滯的父親，還有面前這個單純的孩子。在寶淨的腦子裡不停地打着轉。寶淨接過香把香燃着了重新又遞給了孩子。孩子木訥地接過香，翻起眼朝上怯怯地看了一下大殿正中的佛像。「孩子這炷香先給你奶奶和你爹燒。求他們在天之靈保佑着你吧！」孩子聽話地學着旁邊進香人的樣子先叨念了一番後，將香插進了香爐裡。高高壘起的香灰裡還殘燃着許多的亮點，繚繞的煙霧裊裊地盤旋在大殿上空，一絲一縷像是絲帶像是綢紗升騰到孩子和寶淨的頭頂忽然就不動了。孩子便瞪了眼朝上跪下身去，那煙霧便跟了來在孩子的頭頂旋了個扭曲的環隨後四下的散了。孩子朝着佛相莊重地嘖嘖嘖了三個響頭，然後這才站起身孤零零地出了大殿。孩子的腳底下的大號皮鞋發出沉悶的聲音，一直追着遠去了，最後終於沒了一點聲響。寶淨直起身也走出大殿，朝着雪後瓦藍瓦藍的天輕聲地唸了聲「阿——彌——陀佛。」

殿側的晨鐘響起來，嗡嗡——嗡嗡——，嘹亮的鐘聲在寺院朗朗的上空迴響着，一群鴿子飛來帶着串串的哨聲竟也一頭淹沒在了這鐘聲裡。

（編注：請作者速與本報聯繫）

插畫：楊智恒

### 短載

沈小益

作者簡介：自由職業，寫詩歌、散文和短篇小說，發表作品多篇。《別人的嘴巴，我的故事》獲台灣《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推薦獎（第二名）。

## 王公橋的混世魔王

周祖望說自己過着「三裡四台的日子」。

大隊書記對這個說法很敏感，他喊來周祖望問話：「聽別人講，你講自己過的日子是『三裡四台』，有沒有這回事？」

「報告書記，有，我是這麼說過。」

要在以前，周祖望準會矢口否認。現在，他老實承認。又瘦又小的大隊書記坐着，又高又大的他站在一旁，但在感覺上，高高在上的倒是書記，低低在下的倒是他。

「『三裡』是甚麼意思？」

「『三裡』是指家裡、田裡、山裡。我們都在家裡吃飯、睡覺，都在田和山裡做事。」

「你是不是對這樣的日子有甚麼想法？」

「沒有沒有，我認為這樣的日子蠻好，要是我活得到一百歲，我希望過它一百年。就是我今後死了，我也希望別人過這樣的日子，這樣的日子應該千秋萬代，永遠過下去。」

大隊書記看看周祖望，這個年輕人一臉的真誠，一臉的誠惶誠恐，「這還差不多。那『四台』又是甚麼意思？」

周祖望想都沒想，像背書似地說：「我們這些反革命壞分子，必須老老實實認罪，老老實實改造，老老實實接受批鬥，既要讓批鬥觸及自己的肉身，又要讓批鬥觸及自己的靈魂。所以，我們就需要一個台子。這個台子都是為我們準備的，也都是為了我們好，所以，我們應該，而且必須過『四台』生活：自己打台，自己上台，自己下台，自己拆台。」

「你真的這樣認為？」

「千真萬確。比今天的日頭還要真。要是我能夠把心挖出來，我就拿給你看看。」

「好好的，誰要你挖心？聽你們生產隊長講，你一做重工夫就『唉喲喧天』。」

「書記，其實為了改造好我自己，我很不得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莫講是重工夫，就是再重的工夫，我也願意做。只是人心有餘力不足，本來我一個後生，應該有的是力氣。只是我的腰子有點痛，特別是要落雨的時候，越發痛。擔一百斤的擔子，我擔得。擔一百五十斤的擔子，我的腰子就吃不消。就在面前幾天，我還和別人打過賭。別人賭我擔一百五十斤的擔子，要是我擔起了，可以賺錢賺東西吃。結果我輸了。我自己也曉得，我能夠擔重擔子，做重工夫，對我的改造只有好處，只是身子不爭氣。」

大隊書記曉得，這個周祖望的身子本來是強壯的，只是因為以前人不老實，挨批鬥的時候被人批了幾下，身上可能是受了幾處傷。不過，這個傢伙是不是借酒發瘋呢？書記望了望周祖望，這個後生呆頭呆腦，一臉的憨厚，不像是個耍陰謀詭計的人。

就在這時，書記那個正在讀初中的兒子說：「這麼難的題目，也讓我來做。鬼曉得做這樣的鬼題目！」

書記要兒子把作業拿給他看，書記一看那題目，也是雲裡霧裡，搞不清上下。

周祖望看了看那題目，說：「可不可以讓我先做一做？」

「你做一做也好。」書記淡淡地說。

書記的兒子站在一旁看周祖望做題目，不一會兒，他就「噢」了一聲，說：「是這樣做的，我現在記起來了，好像上課的時候我們黃老師就是這麼講的。」

書記從周祖望手中拿過作業本，對兒子說：「既然你想起來了，那就自己去做好了。」

書記的兒子就拿本子去做作業。奇怪的是，一旦沒有了周祖望的演算，這個兒子的記憶又出問題了。他喪氣地說：「我還是不曉得做。」

書記破口大罵：「吃了死，這樣的題目都不曉得做！你肯定是上課沒認真聽講！」

兒子委屈地說：「題目也太難了。」

周祖望不失時機地插話：「書記，這個不怪他，真的是太難了。我是以前學過，所以曉得做。要是我以前沒學過，我肯定比他差遠了。」

書記的兒子纏着周祖望，要這個題目所有的解答步驟。周祖望滿足了他的要求。

做完題目，周祖望起身就走。書記也不留客。書記的婆娘說：「喝碗茶再走吧。」

周祖望頭也不回地走了。

到了一個轉彎的地方，四周無人。周祖望惡狠狠地说：「呆得像一頭豬一樣！就是豬！腦殼一點事都不想！就是豬！」

### 詩意偶拾

兩北

作者簡介：喜歡文學，願研佛法，拜師結友，探討至境。

## 牙印

那年  
海水浸藍了夏天  
我說閉上眼  
給你個驚喜

你堆砌了一下午的沙堡  
夷為了平地

誰知  
你眼睛像兩個  
紅燈籠  
抓起我的小手  
咬了一口

一隻海鷗  
尖叫

你狠說你  
要用牙齒  
在我左手  
築上長城

多年後  
我聽說  
孟姜女哭倒了  
長城  
可我怎麼哭  
你的牙印  
還守在我的國度

### 詩意偶拾

圖/詩：楓靈（澳門）

作者簡介：1987年生，喜歡文字和圖畫。

## 棉綿

鎂光燈打到席上  
相熟的面孔在暗中浮移  
拉緊七個年頭相接的鈕扣  
裂開口 棉花在邊緣掙脫  
捏緊釋放的時針  
鐘擺在半與正點之間徘徊

餐廳裡每一個卡位都設單獨的門票  
不得輕易入內  
射燈從隔了五場戲幕處透光而來  
森林裡舉行難得開放的公眾舞會  
而我被遺忘在城市的一邊  
只遺觀不可褻玩  
被任意標籤成生長於沒有自然環境的溫室裡  
誰又如我們的這張門票  
也是飽經風霜才圓滿回歸

棉花隨燈光的熱力膨脹  
刺時爆開  
綻放出如春天的花 暖意洋溢  
鎂光燈下  
又有幾個表演者抱着落花一同入夢

